

对生命真正的敬畏是能够直面死亡,知道自己向死而生的存在还有多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在存余的日子里怎么填充,让生命的意义充分地彰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留有坚固的物质痕迹,证明自己曾经的存在,大而化之的为社会的贡献。

在我刚完成的长篇小说《黑之美》里,我让我的主人公“我”在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以后,整理自己的生活,规划剩下的日子怎么过,有哪些该做的,必须做的,享受最后的时光,率性地去做一些事,从心所欲但不逾矩。

“我”甚至给自己写好了讣告,想好身后事以后的“我”无比的轻松,坦然无畏地面对疾病,积极地去接受治疗。

写完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触是人真的应该早点设计自己的死亡,我倘若能够活到 70 岁,剩下的 20 来年我该干什么,想到这个问题我不由得惜时如金,紧迫得只争朝夕了。做这种设计我不怕晦气,我要是活到 70 岁,以后会非常幸福,我所有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死亡从古至今一直是神秘莫测的,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穷其一生探索死亡的秘密,直至今日也没有一位能够给世人完全满意的答案。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学说,千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使一般人轻视和忽视死亡,避谈死亡,偏重人间的现实生活。

我曾经在前妻英年早逝后特别反感林徽因的一句话,她说:“死只一次,它是安慰。”只有一次的死要怎么看是一个死法,并不是所有的死都是对苦生的安慰,都是肉体和精神对自然的回归。

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死亡被视为一种解脱,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它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因此他们对死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迷恋甚至崇拜。这或许是病态的,超越儒家所重的世俗伦理的范围,认真地探讨死亡问题,我想能够死得自然,死得没有痛苦应该是要求的。

抛开那些为什么奋斗一生的大道理,我们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能够感到此生值得,问心无愧,做到安身立命了,认识到死亡属于自然规律,那我们在精神上就不会有痛

有朋友向我推荐赵明,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在这之前我并不了解他,尽管当代篆刻成果斐然、名家辈出,但圈内圈外两重天,真正“浮出水面”让大众知晓者毕竟寥寥,何况,在地理位置和话语权往往至关重要的今天,他又栖身于扬州之高邮小县。然而,当朋友把赵明一本厚厚的印谱送给我看过之后,我才着实吃了一惊。他在印坛其实早已获名,只不过等孤陋寡闻而已。这倒不是主要的,说什么都得靠实力说话,真正将我打动的还是他的作品本身。乍看上去,他的印作并不以强烈的个人面貌夺人眼球,也无丝毫华奢瑰丽之风,但细细读来,如品佳茗,耐人寻味。其刀笔相融、正欷成趣,朴素中透出难得的练达和机智,严谨中漫溢着性情的自在和逍遥,内力弥郁且真气勃发,古意盎然又卓然出新。其精神的厚度、其不俗的追要,包括充溢其间的文人雅士之气等等,都让我刮目。其艺术品质,放在当今,亦属上乘。

加之近年来对印坛或深或浅的关注,我突然意识到,当代篆刻似乎正在发生一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由外转内,以文化为积极的向度,走向个人修为的深层,以给力于印章的内蕴。新时期以来,国内新锐崛起,纷纷以前人不曾有过的风格面貌举起大旗,闯出一片崭新天地,把当代篆刻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里,我们可以讲出一大串响亮的名字:石开、韩天衡、王镛、马士达、林健、徐正濂、刘一闻、李刚田、王丹、陈国斌、崔志强、李强、徐海、古泥等等,他们各自的个性表现,形成了当代审美百花齐放的宏大格局。曾几何时,对个人风格或说外在形态的强调,在当代篆刻评价体系当中,几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面貌出新为要旨的当代篆刻艺术以革命的姿态完成了自己深入骨髓的改造。当然,这场革命并没有完全结束,在江苏的潘敏钟、童迅、李逸之、北京的刘彦涛、程风子等人身上,我看到了更为奇异的景象。但应该看到,眼下洗心革面的创新似乎已不再是主流了,当过去扑面而来的清新在时间的溶解下转化为常态的审美样式的时候,人们的内心要求显然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对视觉的打动仿佛没有对心灵的打动来得更为深入、持久和透彻。这个转化实际上在已经成名的大家们身上早已发生,他们在完善自己的风格特点的同时,悄悄地消除掉了一部分生涩怪逆之气;一些强烈的表现之欲,也渐渐地消融在一种与时代审美相映成趣的散淡之中。即便是石开这样的开山扛鼎人物,也在寻找新的出路,他现在的作品,更注重刀与笔的天然联系,抽离了一些仙鬼之气,添加了一些人间的温暖与朴茂;韩天衡的作品在过去的表现中,很有一些指点江山的领袖气质,但现在我们却更多地读到了文字的魅力和线条本身的变化;马士达在激越苍茫中也放入了天真和烂漫。当然,更有一些新古典主义的实践者,带着现代精神的探测器,浸寻于从前的故事,依托于经典而生发自己。我最近读到的赵山亭、李路平、鞠稚儒、张公者、陈峰等一批人的作品当属此列。我将此现象总体归纳为集体审美的向内看。

如此,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赵明就很有意思了。石开说:“默默耕耘的江苏赵明先是以理论教学见长,继而以并不吸引眼球的古玺式创作登堂入室。赵明的结字不习习气,古茂结实并充满野生的意趣,因此,他的印章的品位要高于同侪,耐看耐品成为他的特点和优点。”所谓耐看耐品,我以为是赵明长期注重外用与内修相结合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他的结字方式、审美趣味多取自于战国古玺和秦汉印。古玺古朴凝重、自然错落且烂漫天成,以此为基,放射开来,能给创作很大的自由度。当今很多人在此开掘,流连忘返。可许多人只能得其字法,难获文韵。要么

苦,就不至于陷入恐惧、悲叹、绝望等负面精神状态。如果在生理上没有病痛,有病痛医疗能够延缓我们的生命、减少我们的痛苦,亲属和好友能够在临终的时候给予精神安慰,感受到人间的最后温暖而离世,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无苦无乐,心平气和地离世才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而再能够知道自己死后“像个样子”,那就是幸福的。

什么样的死后“像个样子”呢?仅仅有亲人、子女的悲戚的嚎哭,痛不欲生的告别是不够的,真正的敛葬应该有仪式感,有所有参与者的尊重。

在我的身边很多人的葬礼没有庄重的仪式感,只有闹。哭也是闹,仪式也是闹,连丧乐也是闹,丧礼应该有的肃穆难以体现。我不崇洋媚外,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的葬礼确实逊色不少,牧师不比和尚高级,但在丧仪中就是有区别。这只能以文化背景不同、习俗不同来解释。不管怎么说,在葬礼中,哀痛、庄重、肃穆、追思等情绪还是应该要强调的吧?!

我的已故老师杨如栩先生生前立下遗嘱,在他濒死时不要呼天抢地地嚎哭,让他安静地带着幸福感离开;不许做任何与迷信有关的事情,拒绝着臃肿丑陋的寿衣,让他穿平时喜欢的一套藏青西服;他怕恶俗,非常怕那个“闹”字。

杨老师和我有缘,他病逝时我恰好在高邮,出殡的前天我得知,我请殡仪馆的朋友为他在馆里布置了灵堂,我和他的家人为他一夜守灵。

这个夜晚我在殡仪馆里想了很多生生死死的事情,我决定了要写一部有关死亡、殡葬的小说。

所以我藉《黑之美》写了殡仪馆的人和事,寄托我对尊严死亡的向往和要求。

诗人海子说:生命只有两天,一天活着,一天死去。我理解,这两天不是一条直线,而应该是一个圆。尽善尽美的死和尽善尽美的活一样重要,一个人没有完美的生活,死起码要完善。好好活,好好死才真正算得上敬畏生命。

“能够了悟死,接受死的人,不怕死的人,一切不在话下。”这是我小说结尾的话。

由外而内 美在修为

——《当代名家印谱·赵明卷》读后

□ 吴国平

敦朴致死无趣,难有内在的灿烂;要么诡异飘然无根,没有大气旷美风范。这里有一个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下就是字法、刀法和章法,而形而上则是气格、品位和神韵。赵明心摹手追,鞭辟入里,在字法刀法和章法上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他认为“大象对古印式创作是一个坎”。“金文虽和古印式文字为姊妹血缘,但实际运用时还要往印章形式上靠……要将金文的厚重和古玺印式的举重若轻结合起来,既要浑厚,又要华滋。”他说“汉印的多字印主要解决聚而能散的问题,而古玺的多字印则主要解决散而能聚的问题”。学三晋官“要反其道而行之,远精致精巧而趋浑厚浑朴”等等,点滴体会反映了一种进入,也反映了一种走出。他在细微的感觉里努力地寻找着形式与内容、人与字与刀的完美契合。也就是说,就形而下的层面来说,赵明是下了大功夫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取舍方式。但这似乎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优秀篆刻家的高度。赵明真正引人注目打动人心的是他的思想性和其中隐含的精神旨趣,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消化和融合的能力,看到了一种俯瞰所带来的宽阔视野和给予创作不断掘进的力量。而这些,很大程度来源于他的文学素养和哲学思辨能力。我读他的印谱,除了欣赏印章技巧、风格的鲜有魅力之外,相当一部分则被他所选的文字内容和其中的散记、印话所吸引,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古典文学或者说文字的广多涉猎、俨然不俗的审美祈向和辟新穷趣的原创精神。比如印文“投我以木瓜”取自于《诗经·卫风·木瓜》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印文“满城车马客”出自于陆游的诗《初夏》:“……晚步身须杖,晨兴发屡梳。满城车马客,谁复问何如。”印文“看竹何须问主人”出自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还有印文“虚碧”,则来源于贾岛的《咏韩氏二子》:“千岩一尺璧,八月十五夕。清露堕桂花,白霓舞虚碧。”举此三例,是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在赵明的印谱里,几乎看不到时熟入云的文句,每有入印者,都渗透了作者的审美意趣和对世事洞见的切身体味;二是从此可以看出他对文字的高度敏感,哪句话深含意味有诗意有张力,哪句话抽出来经得起放大并适合入印;三是在赵明的心性里有一种不可多得的诗意情态和具有佛性的巧智慧根。“皮骨如金石”(出自辛弃疾《卜算子·饮酒成病》)、“齐明而不竭”(出自荀子《修身篇第二》)、“自疑怀素前身”(出自黄庭坚《墨蛇颂》)、“帝者化八极”(曹植《两仪篇》)等等,此类文句比比皆是。我想,从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法则出发,沿着这种思维,它可能会给赵明的刀笔找到一个陌生而又新颖的方向,不然,一切修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恰恰赵明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在享受着这样的浸润和滋养,享受着一种境界给他带来的空灵和逸兴。他用自己的行动佐证着书法和篆刻艺术是“养出来的”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他是一个依赖于全面素质而日渐胜出的

连标葡萄赞

□ 姜传欣

一串串
一粒粒
披红叠绿,争奇斗艳

一簇簇
一颗颗
招惹人醉,牵情入梦

连标葡萄啊
你是千年古镇土壤里的宝石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你是悠悠运河项间的珍珠
装点着家乡的大地

葡萄园之歌

□ 黄世贵

运河流淌,碧波荡漾
葡萄园就在你身旁
晶莹的汗水,孕育着希望
浇灌出硕果累累,溢彩流光
啊! 艰辛勤耕耘,科技出成果
好一座生态园林,农业经济的
长庚

瓢瓢河水,滴滴汗珠
酿造出葡萄甜蜜芬香

篆刻艺术家。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是需要做许多的准备的。所谓的修为,就是让自己丰富厚重起来,让自己高远开阔起来。如此,需要在走进时代的同时,剔除浮躁,安静和纯粹下来,靠近古典、靠近学问、靠近自然、靠近美好、靠近心灵等等,给激情和才华一个文化和性灵的依托。在这里,我不能说赵明的作品达到了多么高的高度,但至少我读到了上面我想要读到的东西,还有他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和逍遥,这些都是向生命本真和纯粹艺术靠近的禀赋,难能可贵。内在的丰厚,使他有了更大的担当,更在乎这门艺术现时和未来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取向,更多地赋予了“我的石头在歌唱”的意义。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的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予君指上听”,的确是他的心声。他的歌唱给了我春山空谷里鸟啼余绪般的悠远……

让自己沉醉

——序我的书法篆刻集

□ 赵明

我很享受创作的每个过程。这个修漫的心路历程我走了三十年。当喜欢成为爱好时,平凡的岁月充实无比;当爱好变成职业时,痛并快乐着;当创作等于生活时,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虽未到天命之年,但孔夫子的这句话太精辟了。“五十知天命”啊!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如果五十是百岁生日杠杆的支点,你站在这个支点上在想什么呢?当你意识到这一无情的滑点的时候,当你不再是为为了展览而展览、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时候,你不是不想到了要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好作品!好作品的价值判断首先来自于自己前五十年岁月的积淀,来自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良知。价值判断的前提,就是你的作品要有价值。专业价值确定你的专业地位,你在那个专业那个时间段所能企及的创作高度,是雁过留声“名”的根本;艺术价值更多的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给出的客观定位,是承上启下“利”的源泉;文化价值则是普世的认同,是源于作品高于作品的精神追加和文化寄托。不媚俗,不欺世,不马虎,不苟且,行大道,出精品,传艺德,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业。姚鼐论诗文说过,五十年后方有确评。为了五十年后不挨骂,必须精审地对待自己现在的创作。

也许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但篆刻绝不是雕虫小技,书法也不是文人末艺。它植根中国传统文化,直通人心大道。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书法、篆刻、国画肯定会创造自己的又一高峰。我只是我的作品的“助产士”,它本来就有它自己的生命。分娩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快乐却是真实长久的。我爱我的作品,它们是我生命光华的延续。让作品说话,以实力打拼,我和我的创作共同成长,我沉醉在我的艺术世界里。是序。

孟城驿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连标葡萄啊
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的笑容
承载着种植幸福的艰辛
——这是一位葡萄园主笔蘸汗水
书写在大地上的浪漫诗行

连标葡萄啊
家乡因你添色更风光
生活因你传情更激情
串起了丰收的喜悦
唱响了幸福的赞歌



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力量
弹奏出园主的胸襟,丰收的理想
啊! 一心测风云,敢于闯市场
好气派连标葡萄,荣获金牌名
扬四方

百里风程,千里雨路
葡萄园在茁壮成长
千锤百炼,豪情万丈
炼就出火眼金睛,永不迷失方向
好一个致富为民,服务社会的
田园农庄